

87版《红楼梦》“钗黛之争”你站谁

“薛宝钗‘装’到最后，没有真心，没有真意，没有真情。这样的婚姻，终究是一个悲剧。”日前，87版《红楼梦》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在社交平台用“装”字概括薛宝钗，引发热议。随后，薛宝钗扮演者张莉评论回应，“不同意你的看法。如果像你说，宝钗只是想加入贾家，那为什么在贾家败落时，宝玉已经流落街头时，宝钗还要回去找宝玉呢？我们可以不喜欢一个人，但我们没有权利刻意贬低一个人。”一来一往间，“钗黛之争”再次跃入公众视野。



记者 刘宗智 济南报道

宝钗的“冷”里有无奈

一个角色的“冷”与“热”，两位主演的隔空对话，不仅是关于评判的分歧，更触及《红楼梦》人物塑造的深层艺术。为何数百年来，读者总要为钗黛“站队”？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于瑞桓在接受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采访时说，“要理解薛宝钗，先要看她的来处。”

于瑞桓说，在原著小说中，薛家虽为皇商、富甲一方，但在“士农工商”的封建等级中，商人地位卑微。“富而不贵”的生存焦虑，迫使薛家必须通过联姻改变门楣。宝钗从小被按照封建淑女的模板培养，礼教不仅是外在规训，更被内化为行为本能，“甚至通过吃冷香丸来压抑本性中活泼热情的一面，那团‘热毒’，何尝不是她天性中被强行压制的生命力？”

然而，宝钗并非天生冷情。于瑞桓表示，当“情”与“礼”不相悖时，她也会展露柔软的一面。哥哥薛蟠被指责时她挺身辩护，见黛玉体弱悄悄送燕窝、劝读书，“你我都是寄人篱下，何必把自己架在火上烤呢”，那份体贴是真切的。可一旦二者冲突，她会本能地选择“礼”，“因为礼教是她的生存保护伞。香菱想学诗，她觉得作为妾室不该做这些，而应专注于女红，这不是恶意，而是礼教已深入骨髓。”

与宝钗形成对照的，是林黛玉的生存境遇。“她出身书香门第，父亲林如海是探花，又是钦点巡盐御史。这份家世，让她不必过早学会迎合。”于瑞桓说。因此，当香菱求教时，黛玉欣然应允：“既要学作诗，你就拜我为师，我虽不通，大略也还教得起你。”

“黛玉想在这个世界上以真情展现自我，也希望收获真情。她希望得到真情的回应，能与她匹配的只有贾宝玉。你看林黛玉所作的诗，‘娇羞默默同谁诉，倦倚西风夜已昏’‘孤高傲世

偕谁隐’，她就是想找一个能与自己相生相伴，产生情感共鸣的人。”于瑞桓话锋一转，“但很多人忽略了黛玉的‘情商’。她‘心较比干多一窍’，什么都看得明白。黛玉进府时，别人问她读了什么书，她谦虚地说‘刚读了《四书》’‘不曾读，只上了一年学，些许认得几个字’；王夫人让她坐上座，她坚决不坐，只坐在旁边。送官花时她说‘我就知道，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’，这话看似刻薄，实则是对周瑞家的这种势利行为的一针见血，黛玉太通透了。”

“千红一哭，万艳同悲”

宝钗与黛玉是金陵十二钗的主角，地位异于其他各钗。在太虚幻境的画册、判词与红楼梦曲中，其他人物都是一人一画、一诗一曲，而宝钗与黛玉却是二人合画、合诗与合曲。第五回宝玉神游太虚境，在正册里看到：“可叹停机德，堪怜咏絮才，玉带林中挂，金簪雪里埋。”这种“钗黛合一”的创作手法，历来是红学研究的重要命题。

“我认为曹雪芹正是通过这种合一，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悲剧的必然。”于瑞桓解读道。宝钗隐忍、世故，步步为营恪守礼教，最终却“金簪雪里埋”；黛玉纯真、孤傲，不愿妥协一丝尘埃，亦难逃“玉带林中挂”。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，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悲剧命运。这就是曹雪芹‘千红一哭，万艳同悲’的核心主题。”

红学大家俞平伯在《红楼梦辨》中也曾提出，“且书中钗黛每每并提，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，各极其妙莫能相下，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，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。”

这也进一步说明了钗黛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，而是相互映衬、相互补充。她们的形象如同两面镜子，从不同角度反射出人性的光辉与弱点。宝钗的“冷”和黛玉的“孤”，看似差异巨大，实则都是在封建礼教的大环境下，为了生存和自我价值的实

现所做出的不同选择。

太虚幻境中那位“鲜艳妩媚，有似乎宝钗；风流袅娜，则又如黛玉”的兼美形象，在现实中注定分裂，并各自走向悲剧。于瑞桓认同这一视角，“曹雪芹没有贬低任何一方，他只是诚实地呈现，在封建社会中，无论你选择哪一种活法，最终都难逃被碾碎的命运。”

“真正读懂需要悲悯之心”

《红楼梦》不仅是一部写尽人间悲欢的小说，更是一面永恒的镜子，照见了读者灵魂深处的辩证交响与生命抉择。清人邹弢在《三借庐笔谈》中记载，其友许伯谦因“拥林贬薛”，两人“几挥老拳”。两百多年后，从脂砚斋的“钗玉名虽两个，人却一身”，到俞平伯的“双美合一”说，再到今天两位主演的隔空论战，钗黛之争从未平息。

于瑞桓认为，这种“站队式”喜爱，恰恰印证了《红楼梦》穿越时空的生命力。不同时代的读者对钗黛的好恶，往往折射着当时的审美，传统社会多“褒黛贬钗”，近代以来宝钗被重新审视，如今又有年轻读者称她“通透”“务实”，认为她是大观园里最懂生存之道的清醒者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次张莉反驳时所依据的“宝钗寻回宝玉”情节，出自87版电视剧改编，并非原著内容。这也提醒我们，讨论《红楼梦》需分清文本与演绎，回归曹雪芹的“满纸荒唐言”中去。

面对这场持续数百年的争论，当代读者应如何超越简单的“喜欢/不喜欢”的二元评判？于瑞桓给出了她的答案，“需要达到人性的高度，像宝玉那样，对芸芸众生充满同情与理解。不贬宝钗，也不抑黛玉，而是看到她们都是人性悲剧的不同侧面。宝钗的‘冷’里有无奈，黛玉的‘孤’里有坚守。真正地读懂需要悲悯之心，明白她们两人都在社会框架下挣扎，从而超越喜好，进入更深的哲学思考。”



编辑：徐静 美编：陈明丽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

齐鲁晚报

低碳生活

绿建未来

